

耶穌的故事與亞洲人宗教觀的相遇

韓大輝著 林瑞琪譯

本文將聚焦於五個問題，並嘗試以近期的教會訓導去找尋答案。

(一) 耶穌的故事是甚麼？

好的故事扣人心弦，感動情懷，發人深省，並挑戰我們去迎向新的世界觀。

耶穌的故事是最偉大的故事，即使祂的死此至今已有二千年，祂生前一言一行的力量，時至今日，仍繼續啓發著世界。這故事的起點是回到時間尚未開始之前，那時只有神聖的愛，在天主三位內流轉

並外溢而出，這聖愛與人的生命交織，以至「創造」成爲天主不斷進入這個世界的過程，其高峰在於聖言降生成人。這偉大奇妙的事件，盡將乾坤扭轉，致使本來遺害衆生的原罪，卻給教會良機，高歌詠唱「幸運的罪過」(felix culpa)。

耶穌的故事並不因祂昇天而劃上句號。這故事使懷念充盈賦予力量的力量，聖神藉此而不斷更新人類。耶穌的故事首先由門徒們講述，然後寫成福音，由教會代代相傳，活發人們對天主的信德，喚醒對救恩的望德，點燃對他人的愛心。每個人的故

事都被納入耶穌的故事中，不論是以明顯或隱晦的方式。只有主基督第二次來臨時，萬有總歸於基督的大局才會明顯，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十四 6)

(二)何故大象的故事會削弱耶穌的故事？

重述耶穌的故事並非全無挑戰，在一個以相對主義為文化動力的世界，尤其如是。

佛教的寓言中，有一位邦拿羅的國王，為了取娛，叫人喚來幾位天生的瞎子，讓他們觸摸一隻大象。國王定出一份獎品，給予最能描述大象的人。大象巨大無比，沒有人能擁抱它，每一個人都只能摸到大象身軀的一部份。有些人摸到大象的頭，有些人摸到大象的耳朵，有些人摸到大象的身軀，有些人摸到大象的前腿，有些人則摸到大象的尾巴的毛髮。後來，國王問那些盲人大象像甚麼，他們都根據自己所摸著的部位去回答。有些人答說：「像一根柱子，」「像一堵牆，」「像一把掃帚，」等等，

不一而足。盲人開始彼此爭論，甚至揮拳相向，這讓國王樂透了。這個故事流傳甚廣，以致中國人的成語中也有「瞎子摸象」一句，寓意人有盲點，不應傲稱全知。只有獲光照的人才能感知全部。

我並非想說天主是一頭大象，但他們之間確有共通點。他們都是巨大無比而又真實的，是如此巨大以至無人可掌握全部，但又如此實在以至人人皆可觸摸。這個寓言，常給用作相對主義的憑證。相對主義指出人沒有認識全部真理的能力。每人都只能認知部份。因此，一人所知僅是真理的一個版本，任何版本都稱不上是全部真理。

就如亞洲這片大地之上，它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搖籃」(《教會在亞洲》)，每個宗教均致力回答「人生之謎。」(《非基》)然則，何以耶穌的故事能享有絕對的地位，指明耶穌基督是眾人唯一的救世主？為何我們不能平等看待所有宗教？這是問題癥結之所在。

相對主義的理論似乎在說，所有宗教都是平等

的。最大的問題只歸於那個自稱擁有永恆真理的天主教信仰。一般人都認為，凡不是相對主義者，就不懂包容。我們在處理表達教條與進行交談時往往面對兩難。一方面，在宣稱公教信仰的真理時，就被視為不能包容其他宗教或世界觀；另一方面，若在進行交談時否認絕對真理，就會顛覆了基督宗教恆久的教義。換句話說，為許多人而言，這裡關乎自由的問題，相對主義讓人自由，不必證實有絕對真理的宣稱。

事實上，《救主的使命》、《主耶穌》、《信仰與理性》及《教會在亞洲》等的教會的訓導，都有提供理由化解這項兩難的問題。訓導的主要立場：一方面以理由肯定公教對絕對真理的堅持，但另一方面又確認每一個人有權行使宗教自由。

簡言之，若大象的故事裡沒有明眼人，這故事就會喪失其威力。「明眼人」可以看到「整體」，就會理解何以盲者只能肯定「部份」。類比之下，教會能夠明白，何以其他屬靈傳統看不到「整體」，而只

能肯定「部份」。這就是教會對自身的了解。「何等狂妄自大！」也許有人反駁，難道教會不正是因自己的傲慢而瞎了眼嗎？」答案是教會在關乎救恩真理的事上並不瞎眼，因為教會的眼睛是由世界的救主基督所開啓。教會並不狂妄自大，因為同一個基督，也會打開其他群眾的眼睛。教會絕非狂妄自大，反而謙抑自下為人服務，述說耶穌的故事，是讓人知道祂就是使人「開眼」看見真理的救世主。教會深信，在人心深處，常渴求著從世界救主得到「開眼」的恩寵。

（三）耶穌的故事如何觸動你和我？

一切皆由心開始，天主以愛向我們的心講話。天主所講的就是耶穌的故事，因為天主願意我們在耶穌內得到自由和愛。誰以宗教規條界定自己的行為，就會將自己這隻歌唱中的小鳥囚在籠中。但最好的歌聲不是穿過鐵枝及鐵網而來，卻是從最深邃的自由和愛情發出來的。那些細心聆聽耶穌故事的

人，會找到方法在聖神及真理中愛慕和敬拜天主。因爲在敬拜中，人們不期然往上不斷飛升。在十字架的暗晦與復活的光明之間，耶穌的故事展示力量。人所遇上的天主是富於慈悲及憐憫的。人不僅找到生命之謎的答案，更找到天主所賜予的智慧及勇力去擁抱人生之謎。

正是上主選擇了具體的途徑，讓人聽到耶穌的故事，而又不取締他們選擇的自由。事實上，爲尋找真理而聆聽耶穌故事的人，天主必會給予豐富的恩寵，去支持他們的探索和對天主的選擇。因此，任何人皆被耶穌的故事所涉及，並在信望愛之中認真地接受耶穌的故事，並早就被天主的恩寵所感動。然而，上主選擇趨近我們的途徑，並不脫離祂早已設計之人的本性和命運。

按人本性的結構，天主給予人心認識真理的渴求——亦即認識祂，因此，人藉著認識及愛慕天主，便可完滿地達至關乎自己的真理。（參閱《信仰與理性》二）

人的命運在於分享基督爲我們所贏得的神聖生命。「基督救世主完滿地將自己啓示給人。人若願意完全了解，他自己就必須接近基督。經由十字架而實現的救贖，已決定性地恢復人的尊嚴，並還給他在世的生命意義。」（《救主的使命》2）

在《信仰與理性》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十分關注兩項事情。首先，認識主的渴求正受到忽略，以至那正直理智的力量不斷地受到削弱。其次，這樣的忽略讓有利於相對主義的理論抬頭，以至於天主教信仰的基要真理遭到扭曲及否定，面臨危險。（參閱《信仰與理性》4-5）

長久以來，教會致力持守正直理智的教義，特別是作爲「人性最神秘的核心及庇護所」的「良心」。在良心內，人獨自面對天主，祂的聲音在人內心深處迴盪著。良心神妙地展示由上愛天主下愛世人所滿全的法律，（瑪廿一37-40；迦五14）基督徒忠於良心，聯同其他人一起尋求真理，並尋求真正答案，去解決個人生活和社會關係中冒出的衆多難題。

（《現代》16，黑體為筆者本人所加。）

真理有二個層次。一是關乎每天生活，並由自然科學所發掘。二是關乎哲學，並由理智推理而達成。三是關乎終極真理。此真理是教會宣稱藉著信仰由耶穌基督的啓示領受的，換言之，那是耶穌的故事。因此，知識有兩個領域，一是出自理性，另一是出自信仰。（《信仰與理性》30）

這兩大領域並非等同，但又不是互相排擠的，而兩者的聯繫深切而牢不可分的，正如教父時代及中世紀所教導的，「我相信為能明白；我明白為能相信。」（credo ut intellegam, intellego ut credam）信仰與理性都是來自天主，因此應能和諧地共步，而非相互對立。「就如恩寵建立在本性之上，並予以成全，同樣信仰也建立在理性之上，並予以成全。」（《信仰與理性》43）

真正的理性必須意會到人的認知是持續的旅程。這條路不是為傲慢的人而設，他們自以為每一件事都是人奮鬥的成果。踏上此路的人須敬畏和崇

敬天主，他們在自然和歷史中，會以其理性認出天主超越的權能和眷顧的愛情。（《信仰與理性》17）

耶穌的故事就是教會所相信的真理，並嘗試在愛及自由中透過人際關係而傳遞。這真理與從科學及哲學所演繹的真理並不相衝突。相反，兩個領域的知識必會導向真理中。真理的一致性是人之所以推理的大前提。（《信仰與理性》34）

教會致力保護人的理性，免受相對主義所污染。因為天主選擇講述耶穌故事的方式，與人的本性有內在的相關。人是按照天主的肖象而造成的，具有理性及自由的特質。他們對真理的渴求使他們成為耶穌故事的真實聆聽者。在祂內的信仰並不取消理性的自主，亦非削弱行動的幅度，反而是光照及擴充人對天主的體會。（《信仰與理性》15）

因此，這奧秘，一如故事中的「大象」，依然是巨大無比，但耶穌的故事就有如「開眼」靈藥。為任何認真地尋求終極真理和願意被照明的人，耶穌的故事極為重要，因為這故事所涉及的是無與倫

比的偉大之神。

四·耶穌的故事之外，尚有救恩的途徑嗎？

如果問：在基督以外還有其他救恩的途徑嗎？

答案顯然是「沒有」。但假如要問：有些人非因己罪而從未聽過耶穌的故事，他們的救恩又如何呢？答案依然如上，但需要多加細微的調正，因為他們的救恩與基督及教會之間有著神妙的關係。

從聖經和承傳中，我們確信救恩是給所有人的禮物，但這禮物絕不僅僅限於那些聽了耶穌的故事而明確地相信基督並加入了教會的人；救恩須實在地讓人人皆可觸及。我們沒有獲賜額外的力量，去辨識人的明悟及心靈中天主如何行動。這是奧秘，我們無從衡量基督恩寵的力量。然而，我們所得知的卻肯定是無誤，基督的使命在於包羅所有的人在祂一身，不論活著的還是過世的，凡「父交給祂」的，祂便確定「一個也不失」。(若六39-40)

「許多人沒有機會認識或接受福音啓示而加

入教會。他們生活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不允許這樣做，通常他們是在其他宗教傳統中長大。對這些人民來說，基督的救恩是因由恩寵而接近，而這恩寵雖然與教會有奧秘的關係，但不會使他們正式地成爲教會的一分子，卻以適合他們的精神和物質狀況的方式啓迪他們。這恩寵來自基督，是基督犧牲的成果並由聖神而通傳。它使每一個人藉著自由合作得到救恩。(《救主的使命》10，黑體爲作者所加。)

從這進路去看，聖西比廉的名句：「教會之外別無救恩」依然適用，卻更有正面的意味。

這句名言指出教會及洗禮的必要性。「(基督)祂會親口明白地訓示信德及聖洗的需要，同時確認了教會的必要性，而聖洗則是進入教會之門。所以，如明知天主藉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天主教爲得救必經之路而不願加入，或不願在教會內堅持到底，便不能得救。」(《天主教教理》847，參閱《教會憲章》14)

不過，爲那些未有接受到福音的人，可從奧秘

的途徑得到救恩，正因為拯救的恩寵乃基於基督的犧牲而施於他們。他們與教會雖有關係，但這恩寵不使他們公開地成為教會的部份（參《救主的使命》10）爲了使這救恩生效，人們須表達出接受及合作的意願，需要向這神聖的禮物說「是」。然而，基督是教會這奧體的頭，任何人朝向基督，就是朝向教會。因此可以說「沒有教會，就沒有救恩」（*sine Ecclesia nulla salus*）任何人接受基督的救贖恩寵，也會奧妙地通過聖神而聯繫到基督的奧體。這是一個奧秘的關係：對那些並不認識教會，甚至有時公開地拒絕教會的人，卻仍接受著恩寵，對他們來說，這是奧秘。這關係本身也是奧秘的，因爲它與恩寵的救贖奧秘連在一起，此恩寵主要以教會爲依歸，而教會由救世主親自創立。救恩早就在塵世中展開，當人們接受恩寵並予以回應時，恩寵按福音的意義就會使這塵世生命在地上及天上結出豐富的果實。

這樣的論調並不證實相對主義者的立場有

理，他們以爲在其他宗教，甚或獨立於基督救世主的信仰之外，也可以找到救恩的。基督的惟一性在新約中已有明確的肯定。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他奉獻了自己，爲眾人作贖價。（弟前 2:3-6, 谷 10:45）除祂以外，別無救恩。（宗 4:12）

（五）耶穌的故事與其他宗教有何關係？

從最起初開始，教會在不同層次一直就面對多元宗教的問題。教會承認，其他宗教也能對他們的善意追隨者發揮正面的影響。耶穌的故事與其他宗教存有關係，耶穌基督與每一個人之間有著基本的連帶關係和一體性，因此耶穌的故事亦與其他宗教有關。

遍及衆人的一體性建基於創造及救贖的事，絕不會在民衆的真實生活上無痕跡，即使屬於其他的宗教的民衆亦然。因此之故，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邀請信衆「去發掘和尊重蘊藏在這些宗

教的聖言的種子。」（參《傳教》二）並肯定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正受到導引，朝向天主子民至高的一體性中。

教會宣揚基督，因為在祂內有真理的滿全，即使這真理的核心仍是超越的和難以窮盡的。此外，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即使非因己罪，仍會處於黑暗及心神貧乏的處境中，往往在文化及道德層面上沾受惡風。教會的傳教工作，能帶給他們資源，藉著給予完整的信仰訊息，能有意識地予以附和，並在聖事內積極參與教會生活的機會，使基督救贖的恩寵在他們內得以完滿發展。

在致力表達這份「超越的及難以窮盡的特質」時，教會並非要獨尊某一哲學，而罷拙百家，而是「以開放的態度，採用新而令人驚訝的方式，將耶穌的面貌在亞洲呈現出來。」（《教會在亞洲》20）事實上，「主教會議的教長們多次強調，以一種訴諸亞洲人民細膩感情的方式來傳福音；同時，他們建議一些讓亞洲的心智和文化能夠理解，同時又忠實

於聖經和傳統的耶穌的形像。其中有『耶穌基督當作智慧的教師、醫治者、解放者、靈性導師、受啓示者、慈悲的窮人之友、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善牧、聽命者。』（《教會在亞洲》20）

教會作為不可缺的角色的重要性，在此已顯而易見，因為教會「不是以本身為目的，而是熱切地致力完全屬於基督的，在基督內，並為了基督，同樣地也完全屬於人們的，在人們之間的，並為了人們的福祉」。《救主的使命》通諭19，引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會議的講話。）

教會不是為了自我而存在，也不是為自己服務，而是服務整個人類，人奉召在基督內成為天父的子女。為尚未認識福音的人，教會亦以隱晦的形式發揮中介的作用。

教會的傳教努力，也須使其中介作用得以明顯。宣講基督是教會的首要任務。（如《救主的使命》及《教會在亞洲》所肯定的。）耶穌的故事應繼續再講下去。這樣教會就不應忽略對其他宗教及文化

的鑑賞力。聖神在百姓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不論帶出任何真理和善，教會都視之為福音的準備。（參閱《教會》16）第四部福音所述說的耶穌的故事，視耶穌為「聖言」，帶有一些的希臘氣息，所以，同樣的故事亦可以另行述說，舉例說，以儒家的洞悉，視耶穌為聖賢。

從基督徒的角度以儒家方式表達耶穌的故事，既有理據又與人息息相關。由此神學必須適合於百姓，並進而與文化交談。新儒家的建樹添上更多的希望去促進儒家思想與基督宗教的交談。一方面，保衛儒家思想的創見是好事，另一方面卻又不應讓它留在封閉的處境中，只顧持守其獨特性，甚至不惜反對基督宗教。在重新述說耶穌的故事時，須敏於本土文化的氣息，並促使文化向普遍的真理開放，這正是耶穌故事所持的開放態度，同時又能讓同一的耶穌故事，打破所有企圖禁制的文化藩籬，勿使這故事受其禁制。

小結

耶穌的故事具有其獨特和固有的力量，對宣講教會的使命至為重要。今天，相對主義者橫行，其理論一直企圖削弱這力量。教會一方面要捍衛正直理智，好能保守聆聽者的實力；另一方面又要保衛基督／教會與每一個人之間的「奧秘」關係，此為那些尚未聽聞基督的人尤為重要。這樣，教會的當務之急，就是在多宗教傳統的處境中，使耶穌的故事生氣勃勃，卻又不脫離這些傳統的文化氣息。

面對奧跡，要給予簡單的答案或暗語，讓人精神為之一振，回家時可牢記心頭，絕非易事。順此脈絡，也許儒家的「聖人」觀念相當合用。在這以德修身的路途上，人勉力調整自身的銳覺，藉以洞悉由上降於下、由內顯於外、超越於萬有的「奧秘」。正如孔夫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第十四，37）□